

不應忘記，也不會忘記

——我在香港文匯報的見聞及感想

王伯遙(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,獲授特區銅紫荊星章)



我是1967年夏天進入香港文匯報的，到2010年秋天退休，整整工作43年。1967年中六畢業，本來可以考大學。5月剛好發生新蒲崗工潮，港英當局暴力鎮壓要求改善待遇的罷工工人，引起工人廣泛不滿。5月下旬大批愛國同胞到港督府示威，遭到港英當局血腥鎮壓，大批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包括記者，被打得頭破血流，很多人被捕。當時出於愛國熱情，我遂向學校自薦，要求到愛國報社工作，於是入職香港文匯報。

從報社前輩得知，文匯報1948年在香港復刊，由於大批南下文化名家的加盟，編輯部陣容極之鼎盛，例如總主筆徐鑄成、副主筆宦卿及柯靈、首任總編輯唐納、首任編委胡繩、《新思潮》周刊主編郭沫若和侯外廬、《文藝周刊》主編茅盾、《史地周刊》主編翦伯贊、《經濟通訊》周刊主編千家駒……報紙品質十分高，深受讀者歡迎！

這種形勢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始變差，原因之一是「六七事件」後，港英政府加強打壓。港英政府對愛國報章的壓制，主要體現在三方面：一是經濟封鎖，政府各部門的文告及招標，一律不准登在愛國報章；二是人身打壓，在「六七事件」期間，香港文匯報有四至五位職工被捕，包括兩位記者在正常採訪中，一位在獄中被打傷腎部，以至於出獄後英年早逝；三是訊息封鎖，港英各部門的吹風事，一律不通知愛國報章。其間，港英政府新聞處一則吹風會的通知文件（註明不得通知愛國報章），在陰差陽錯之下，竟傳到我們報社。採訪部翌日即發表短評（附上通知文件），揭發其事，港英新聞處尷尬不已，十分搞笑！

進入八十年代，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提上日程，香港文匯報編輯部除了緊貼報道談判進程之外，專門組織專題和專家訪談，批駁英

●1983年秋，到新疆協助編畫冊，攝於天池
作者供圖



●2013年夏，獲授香港特區銅紫荊星章後，與妻子攝於禮賓府。
作者供圖

國政府有關「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論」「治權換主權」以及「要求中方承諾政府結構不作任何改變及不得駐軍」等論調。

與此同時，由於港英長期控制輿論，大部分香港同胞對祖國缺乏了解，產生或多或少的偏見。針對此種情況，編輯部利用熟悉國情及在各省區市設有辦事處的優勢，先後組織《中華風采》系列、《中國周邊大掃描》系列、《中國百強縣》系列，以及《投資中國龍虎榜》系列等專欄專題，加大對祖國內地的報道。

其中，《中華風采》系列以人物訪談形式，鮮活呈現內地科技、醫學、演藝、文化，以及政軍領域頂尖人物的事跡及其貢獻；《中國周邊大掃描》系列報道謳歌成疆官兵在極端艱苦的自然環境下，守衛祖國疆土和百姓安寧的英雄氣概；《中國百強縣》系列深入採訪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村的致富之路，以及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；《投資中國龍虎榜》系列則挖掘香港商界才俊抓住內地發展商機大展鴻圖的故事和心得。這些報道大受讀者歡迎，後編輯成冊，成為贈送報社來訪嘉賓的禮物。

世紀之交，乘內地改革開放的東風，報社編輯部和經理部推進制度改革，訂立嚴格的規章制度，開展職稱評選，明確崗位責任制，獎罰分明正向激勵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應對傳媒界的競爭，編輯部工作時間也做出調整：下午2點半，總編輯主持各部門會議；各部門主管匯報當天的主要新聞，經討論確定採編重點；6點半再檢查落實情況。同時，每周總編輯主持一次業務學習，總結一周經驗教訓。這些安排有效提高了記者、編輯的業務水準。

在九十年代的十年間，全港報業公會最佳新聞評選中，香港文匯報獲獎項目曾連續多年冠於全港報章，特別是中文標題及寫作，更是文匯的強項。

與此同時，編輯部設立海外編輯室，專門負責拓展海外合作業務，合作對象遍及菲律賓、印尼、加拿大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緬甸及法國，讓當地華人僑胞及時準確了解內地及香港發生的新聞。

我在香港文匯報工作了整整43年，先後擔任見習記者、記者、編輯、時事評論員，要開課

副主任、主任，編輯部副主任、主任，副總編輯、執行總編輯、總編輯。

經過43載的歲月，我深深感受到文匯文化有四大特點：一，「愛」。文匯長期以來形成深厚而悠久的愛國愛港傳統，報社擁有強大的凝聚力，職工之間不分上下，像家人一樣，十分親切友愛！每年春茗，其場面像大家庭過年。

二，「窮」。當年國家窮，報社也窮。數十年間，報社領導疲於籌集經費、發放薪酬的煩惱可謂從未停過。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，全社職工（包括領導層）的生活水準，可以說都在中下等。沒有一個職工可自置物業，最多是一家人租住一個小單元，至於住劏房、報社宿舍（十多人一起住，睡上下格碌架床）和徙置區的，更是比比皆是。儘管生活如此艱辛，甚至在社會上受歧視，卻無阻職工們愛國愛港愛社的熱情！

三，「鬥」。回歸之前，港英當局出於其殖民主義的立場，長期對愛國人士及愛國輿論進行限制、封鎖和壓制。但香港文匯報在國家支持下，自始至終與港英當局展開鬥爭。「六七事件」期間，多名記者和印刷工友被毆及被捕，但港英的威脅並未嚇怕文匯廣大職工。

四，「創」。文匯員工一直心存報效國家之志。在資源有限的情况下，策劃和採訪勇於創新，創造出不少香港新聞界的「第一」：第一次派人到阿根廷採訪世界盃；第一次派人隨國家探險隊到南極採訪；第一次以頭版彩色印刷形式報道國慶大閱兵（建國35周年，10月2日見報）；在全港報章最先刊登鄧公南巡的彩色專版；第一次派人到英倫採訪香港突發新聞（電視紅星翁美玲自殺事件，其家在英國）；在香港報章中第一家派記者登上珍寶島採訪，等等。這些獨家報道，確立和鞏固了香港文匯報在香港新聞界的地位。

天淨沙

喬金敏

當西風彈去最後一縷蟬鳴
老樹不捨，伸出枯瘦的手
撒下一地金幣……
像我，抖落半生的風沙。其中
必有一粒，落在舊詞的褶皺裏
把那年站台上的月光，磨成
轉身後的兩滴。一滴，一滴
……打濕春花、秋葉以及

每一個晨昏裏的鳥鳴與鐘擺
殘陽如斷章。咖啡似淺灘。
回憶若影子。可我多麼希望
是光斑，即使像你的閃爍其詞
我數着睡在掌心裏的沙粒
我願它來自遠至天邊的大漠
而不是近在眼前的塵埃——

時代詩行

牛鈴輕搖的時光

崔姪娜



●我突然覺得，牛是最懂生活的。 AI繪圖

寶貴的東西其實就在眼前。此時此刻，有一縷風輕拂在臉上，帶着青草的淡香；陽光灑在背上，暖洋洋的十分舒適；翻下的草地很柔軟，緩解着所有的疲勞。這些都是觸手可及的幸福。

「媽媽，看！」孩子拉回了我的思緒。不遠處，一位年輕的母親帶着一個小女孩走了過來，小女孩繫着羊角辮。兩個孩子的眼光一接觸，彷彿找到了同類的小獸，立刻掙脫開大人的手，向草地深處跑去。

他們在草地上打滾，身上沾滿了草葉，笑聲震落了草尖的露珠。

孩子在後面追女孩，女孩躲到了牛群中，被黃牛慢悠悠的步子逗笑。銅鈴聲、歡笑聲、風吹草葉的沙沙聲，揉在一起，成了這片山野最溫柔的旋律。我找了一塊向陽的草地，躺下。

草葉的清香沁入鼻中，後背靠着泥土，暖洋洋的很踏實。閉上眼睛，將工作的繁雜和生活瑣事全部清理乾淨。莎士比亞說：「大地為傾聽者準備了樂章。」此刻的我，便是最虔誠的

聆聽者。聽牛鈴聲輕輕響，聽孩子們歡笑，聽自己心跳，和這片草地、遠方青山、低頭牛群融為一體。

我成了這幅風景中的一景。不再是旁觀者，而是一抹青綠，一份安寧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孩子走到我旁邊坐下，帶有汗味的小手輕撫着我：「媽媽，我們再玩一會兒吧。」睜開眼睛，看到夕陽正好照在了山頂，把牛群的身影拉得很長，在暮色中，銅鈴的聲音更加清脆。

顧城曾說：「生命是閃耀的此刻，而非漫長的過程。」我們常常認為幸福在很遠的地方，在沒有抵達的對岸，卻不知它其實就在每個「現在」和「當下」。藏於風吹草低之間，藏於牛鈴輕響之際，藏於孩童笑語之中，藏於人與自然每一次相擁的呼吸之間。

太陽慢慢落山，牛群也跟着往山坡下面走，銅鈴的聲音也漸行漸遠。兩個孩子牽着手，在草地上追着一隻黃色的蝴蝶。我坐在草地上看着他們的人影，內心平靜。

或許，生活本不必如此匆忙。就像這山野之中的牛一樣，只管吃眼前的草；就如那起伏的青山一樣，從容不迫地守望着歲月的變遷。放下對追逐的執念，俯下身去迎接眼前的美好，在每一刻平凡之中生根、發芽、感受。

風吹過，草葉搖曳着，遠處的松樹和柏樹矗立在山頂上，安靜、堅定。我知道離開草地之後，喧囂和焦慮還是會侵擾我，但我會記住這個下午、記下那串牛鈴的聲音、「當下」這兩個字所帶給人的力量和治癒。

原來，最好的修行，從不是向外尋覓，而是向內扎根，在每一個此刻，與生活溫柔相擁。

一片雪的慢鏡頭

窗明風和 黎月香



●雪落了一整天，世界被調成了靜音。 AI繪圖

雪落了一整天，世界被調成了靜音。直到黃昏時分，我忽然厭倦了這混沌的盛大，決定，只追隨一片雪。目光如鏡頭般將它從紛亂的背景中剝離，開始一場莊重的目送。其餘的雪都成了虛化的光斑，唯有它，在灰白的天幕上忽明忽暗，宛若一句欲言又止的獨白，被風輕輕誦念。

它的軌跡，彷彿幾句游移的、未寫完的詩行。時而向左飄搖，如同在回憶來路；時而急速下墜，恰似下定了某種決心。其間，有另一片雪從斜裏插來，眼看就要撞上，卻只是擦着它的稜角掠過，各自帶起一陣幾乎不存在的微旋。恍然覺得，每一片雪都攜着獨一無二的雲中記憶，它們的路徑，是天空不藉音符、寫給大地的、一道無法破譯的密碼。這場浩大的降臨，原來是由億萬次孤獨的奔馳組成。

在幾番飄搖與遲疑後，它選定了自己的位置，低垂的一叢枯草的葉鞘裏。它靜靜地棲在那兒，六角形的結構完好無缺，邊緣在陰翳的天光下，泛着珍珠母貝般的微芒。我屏住呼吸，怕驚擾這脆弱的平衡。此刻，它不再是一片飄零之物，而是一枚結構至臻的六出冰晶，一件由寒冷與寂靜雕琢而成的微縮瑰寶。那些精密的枝杈，是它為自己構築的疆界，盛放着寒冷與寂靜這兩種透明的財富。

變化是從最細的那個角尖開始的。那一點鋒芒，不知不覺間變得圓潤、柔和。接着，整個輪廓開始模糊，猶如被時間用橡皮輕輕擦拭。堅硬的幾何之美，正悄然融解為水的柔情。它沒有發出任何聲音，只是越來越薄，越來越亮，最後凝成一粒飽滿的水珠，沿着草葉纖弱的弧度，緩緩地向下滑去。

那粒水珠在葉鞘末端懸停了很久，最終墜落，悄無聲息地滲入下方同樣沉默的、等待春天的草根之中。原先的位置上，只留下一道幾乎看不見的濕痕，彎彎的，像一個微笑的嘴角，又像一道未乾透的淚跡。它完成了自己的一生：從雲中的漫遊，到精緻的定格，再到溫柔的消逝。它把從天空帶來的最清澈的訊息，遞給了沉默的土地。

我緩緩抬起頭來，雪依舊紛紛揚揚。但我知道，一個由天空書寫、以冰晶為字句的故事，已有了它靜默的終章。我想說些什麼，卻終於無言。一片雪花落在睫毛上，涼意化開時，四周的寂靜，竟比雪落之前，更深了。

文學花園

車轉過山腳，視線豁然開朗的瞬間，一句詩毫無預兆地撞進心裏——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。兒時在課本裏反覆背誦的句子，原以為只停留在鉛字與想像中，此刻竟被眼前的光景，一字不差地鋪展在天地之間。

起伏的山巒，披著深淺不一的綠裝，像被時間熨過的褶皺，臥在天邊。近處的草坡一直蔓延開來，嫩綠的草葉挨挨擠擠靠在一起，雨後有些潮濕，踩上去軟軟的、綿綿的，像踩在揉勻的棉絮上。

陽光透過雲層，灑在草地上，給草尖抹上了一層金色，微風吹過，千萬根草尖一起彎腰，低頭吃草的牛群，出現在眼前。

最動人的是那串鈴聲。不疾不徐，一聲接一聲的「叮——」「鈴——」，隔幾秒一聲，清涼地飄在風裏。這是牛脖子上掛着的銅鈴，在牛張開嘴巴和身體微微搖動時，發出緩慢的聲音。我站在遠處，看到一隻黃色的牛停止咀嚼，抬頭，搖着尾巴，銅鈴便跟着晃出一串碎響，而後又埋下頭，專注地對付嘴邊的一叢嫩草。

我突然覺得，牛是最懂生活的。

牠不會去考慮明天的草是不是更加鮮嫩，也不會介意昨天的山坡是不是仍然很安靜，只把全部注意力，放在眼前的這一根草上。舌尖捲起一根小草，用牙齒細細地去咀嚼，是甘甜的汁液，還是一點點韌性的纖維，牠都會認真品嚐。

王陽明說：「飢來吃飯倦來眠，只此修行玄更玄。」原來這份「只在此刻」的智慧，竟被一頭牛，無聲地踐行着。

我們總在為了謀求更好的工作，為了有一個更遠處的將來，不停地追趕生活，卻忘記了最